

# 论中国古代抢婚文化

张玉玮

(盐城工学院人文学院 江苏盐城 224003)

秦殿启

(盐城工学院人文学院图书馆 江苏盐城 224003)

The article has given the explanation to robbing wedding culture connotation, through the robbing wedding historical data reflected our country ancient times the robbing wedding phenomenon, key made the elaboration to the robbing wedding culture occurrence background, and proposed the robbing wedding culture occurred five aspects reasons, then induced five kind of robbing wedding cultural pattern, has promulgated the robbing wedding culture profound influence.

Key word: Marriage customs Robbing wedding Robbing wedding culture Marriage customs civilization

**内容提要** 抢婚是一种古老的婚姻习俗,大约产生在母系社会氏族内群婚向氏族外对偶婚的过渡时期。生产力的进步促使了婚姻形态的演变,私有制产生以后,买卖婚俗流行,抢婚已逐渐丧失其原有的内涵,而注入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特征。

**关键词** 婚俗 抢劫婚 抢婚文化 婚俗文明

**中图分类号** K892.22

**文献标识码** A

## 一 抢婚文化的内涵及抢婚现象

抢婚,又称掠夺婚、抢夺婚、抢妻、抢亲、偷姑娘等等,古时也称夺室、师婚、夺亲、劫亲等等,是指纠众“掠夺”达成的婚姻方式,劫夫型和盗妇型抢婚都在其中,进入夫权制社会后,尤其是指男子未经女子或其亲属同意,采用劫掠方式强娶女子成婚的嫁娶方式。清代赵翼《除余丛考·劫婚》云:“有以婚姻议财不谐而纠众劫女成亲者,谓之劫亲。”清田雯《黔书》载,苗族“妇女将嫁,男家往取,女家亲戚锤击之,谓之夺亲”<sup>[1]</sup>(第11页)。抢婚是一种较早的婚俗文化形式,在人类性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具有普

遍意义的婚俗文化。

我国的抢婚现象有史可查的至少在商周时期已经出现。《易经·屯卦》“贲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易经·屯卦》爻辞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sup>[2]</sup>(第16页),所描述的就是男方携带武器,骑着有花斑的马,将还在挣扎哭泣的女子抢回家里迫其定居的情景。这些爻辞讲述了男女婚姻的不易,男子骑马徘徊不前,很怕求婚不成;女子更为不幸,常遭抢夺被迫成婚。她们心情悲痛,泪流不止。所谓“匪寇”,解为“非寇”。意思是:不是强盗来抢人,而是迎亲的队伍来抢新娘了。

《周易·睽卦》：“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sup>[31]</sup>（第135页）讲的就是傍晚一个旅行外出之人行走时，看见小猪伏卧在道旁，朦胧中有鬼乘车而至，先张弓欲射，再仔细看时，发现遇上的是一场抢婚情景。描写的就是殷末周初道种抢掠婚的情况。

从奴隶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国抢劫婚不乏其例。夏桀讨伐有施，殷辛讨伐有苏，据说都是为了抢妻。《周礼》所说：“仲春之月，乏会男女，奔者不禁”，正是古代青年男女为情而殉的奔婚写照。

《礼记》载：“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取妇之家，三日不举杯，思嗣亲也。”因为族内女子被礼仪性夺走，三日不息烛，思其相离之情。男家为“困亲”之故，亦或恐女族来犯，故而隐密不行乐颂。礼所谓“婚礼不贺”其原意或许正是出于这种抢掠婚。战国时期，抢掠婚在秦国等地就较为流行。四川青川战国墓出土的《日书》中所载关于秦人“夺室”的简文就有九条<sup>[41]</sup>（第203页）。“室”，在先秦主要指妻。汉以后，抢掠婚继续传承。除《汉书》历记乌桓鲜卑等民族以外，南北朝时期，居住在北方的吐谷浑族也有这类婚俗，《魏书·吐谷浑传》中说：“至于婚，贫不能备财者，辄盗女去。”

《北史·高昂传》载：“昂兄乾求博陵崔念女成婚，崔不许，昂与史往劫之，置女村外，谓兄曰：‘何不行礼！’于是野合而归。”这是一个典型的抢劫婚。隋唐时期，某些少数民族地区仍然盛行劫夺婚。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室韦、靺鞨等族都有抢婚习俗。《隋书·室韦传》载：“婚嫁之法，二家相许，婚辄盗妇将去，然后送牛马为聘，更将归家，待有娠，乃相还合。妇人不再嫁，以为死人之妻难以共居。”<sup>[51]</sup>（第77页）《新唐书·吐谷浑传》中又记载：“婚礼富家厚纳聘，贫者窃妻去。”<sup>[61]</sup>宋朝时期的抢婚文化在一些文人的著述中出现。宋朝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云：“辰、沅、靖州蛮，……嫁娶先密约，乃伺女于路，劫缚以归（女）亦忿争号叫求救。”这是一段抢婚习俗的形象描述。许多英雄史诗都反映了勇士为妻室而斗争的史诗，“抢劫女子是国际性史诗情节，我国史诗较多地保留着古时的抢婚情节”<sup>[71]</sup>，在蒙古族的历史上，抢婚就曾广泛流行，《蒙古秘史》、《元史》以及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等史籍和神话传说中即有大量这方面的记载。成吉思汗的妻子也曾被别的部落抢走。在英雄史诗《江格尔》中，

勇士洪古尔的抢婚行为是被视为英雄行为称赞的。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有些民族还不同程度地保留这种遗俗，如满族、藏区、佤族、傣族、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中还保留着抢婚习俗。如藏语“那玛赤”即为循化藏区的“抢婚”之谓<sup>[81]</sup>。《太平广记》卷264“南荒人娶妇”条载：“南荒之人即娶妇，或有喜他室之女者，率少年持刀挺，往趋虚路以侦之，候其过，即擒缚，拥归为妻。间一二月，复与妻偕，首罪于妻之夫兄，常俗谓缚妇女婿”。另外，从一些文学作品中也反映出许多抢婚事例。如《水浒传》、《笑林广记》等等。清人俞曲园的《右台仙馆笔记》卷四记录了绍兴人张阿福寓于杭州，年30时抢婚和一个年27的女子成了家。景颇族婚俗流行最广“抢婚”有三种方式：第一种“迷却”即拉亲之意，第二种是“迷考”即偷亲之意，第三种是“迷鲁”即抢亲，就是强行抢夺而达到结婚目的<sup>[91]</sup>。

## 二 抢婚文化的发生背景及原因

抢婚是一种古老的婚姻习俗。苗族学者唐春芳先生认为“苗族抢婚习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它的母系氏族社会的极盛时代，而且是由妇女抢掠男子开始的，只是到了父系氏族时代，才转而变为男子抢劫女子为妻”<sup>[101]</sup>（第14页）。此种说法还可以从猿猴抢婚的型态上得以印证，其一，有研究者指出猿猴抢婚故事的早期形态“最早产生于我国古代西部的氏羌族群，并以氏族图腾神话的面貌出现。劫夫型和盗妇型是猿猴抢婚故事的两种基本类型，前者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后者则是人类进入父系制之后才产生的。其二，猿猴抢婚恰恰是对于人类抢婚行为的模仿”<sup>[111]</sup>。在苗族的母系氏族时代，是男子嫁给女子。犹如苗族《开亲歌》所说的，那时候是“男家嫁儿子，女家接新郎；男家来开亲，女家来太容。当时，女子在社会上处于主宰地，男了处于附属地位。某一男子身体强壮，则被视为劳动力强，能生育优良后代的对象，妇女们，尤其是女氏族长们一定力求得之，并通过“嫁男”或“抢劫”方式使之就范。有学者指出抢婚习俗源于“氏族外群婚向对偶婚的转变时期。原始氏族成员由男从女居转变为女从男居，是人类所经历的最激进的革命之一，而抢劫婚便是完成这种转变的一种表现形式”<sup>[121]</sup>。恩格斯认为抢婚习俗大约产生在母系社会内普那路亚（亲密的伙伴，排除了兄弟姐妹之间的性交，实行两个集团的伙婚）家庭向对偶家庭过渡的时期，“随着对偶婚的发生，便

开始出现抢劫和购买妇女的现象,这是发生了一个深刻得多的变化的普遍迹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3页)。抢婚曾是一些民族的主流婚俗,在抢夺婚流行的地区,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抢夺婚多流行于以小家庭为社会群体的民族中”,或是“流行于青年小伙子难以找到配偶的民族中”,或是“流行于经济较发达但婚姻所需聘礼也较多的民族中”<sup>[13]</sup>(第7页)。

抢劫婚在时间上多发生在傍晚,有趣的是在汉语里,“婚”和“昏”关系密切,甚至可以互换,这同男女幽会、求婚、行礼、抢婚发生在傍晚密切相关。《说文解字约注》解释说“古娶妇必以昏时者,当缘上世有劫掠妇女之风,必乘夜昏人定时取之,以避寇犯也。”吕思勉先生曾言“掠夺婚起于游牧时代,在中国古书上,也是确有证据的”;“大昊始制嫁娶以俚皮为礼”;“古婚礼必用雁,其理由,怕亦不过如此。又婚礼必行之昏时,亦当和掠夺有关系”<sup>[14]</sup>(第12页)《说文》云“娶,取妇也。”含有抢夺之意。“婚”原写作“昏”,娶妇以昏时,以昏时取者,昏暗不备便于偷袭抢掠。中国古代迎亲“主人爵允,熏裳缁衣,从者皆玄端,乘黑车,从车二乘,执烛前导”<sup>[15]</sup>(第70页),一切与黑暗相称,是昏时抢婚的一个佐证。《辞源》中有“古籍中的‘婚’字常作‘昏’”。张亮采在《中国风俗史》中认为“上古杂婚时代,有剽掠妇女之俗,其剽掠必以昏夜,所以乘家人不备。”中国古代还有举燎抢婚的习俗,恰恰是昏时抢亲的印证。《诗经》中有《唐风·绸缪》一诗,其中的“薪”字就有婚娶时“束薪为炬”,辨人引路的含义。《白虎通·嫁娶》载“婚姻者,何谓也?昏时行礼,故谓之婚也”。现在江苏等省的婚俗还是在傍晚或晚上举行婚礼。有学者提出“昏时嫁娶是抢婚的遗留,是抢婚时辰的直接延续”<sup>[16]</sup>。

抢劫婚的重要特点是“抢”,作为一种婚俗特色,为什么要抢呢?从以上的论述中不难看出有以下几种原因。第一,生产力的进步使婚姻开始跳出本氏族的局限,扩展到临近或更远的群体,从而促使了婚姻形态的演变及“抢劫婚”的出现。如《左传》、《国语》等典籍都有类似“同姓不婚,惧不殖也”方面的记载,反映抢婚对繁衍后代的积极影响,这表明我们的祖先早在几千年前对近亲婚配的弊端已有了较深认识。第二,掠夺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父权制和“从夫居”<sup>[17]</sup>,这是父系氏族社会以来在婚姻观念上的定势思维,是把妇女的占有和财产一样并重的结果。第三,相互爱慕的青年男

女,苦于父母和社会的干涉,为了实现自由结合的目的,同时也和贫穷困境,无力婚娶相联系而采取的先斩后奏的事实婚姻之策略。第四,抢,与对美好而不多得的事物或心上人的占有欲不可分割,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美对爱的强烈追求,并促进了社会观念的进步和竞争观念的增强,继而形成一种被崇尚的观念。如“抢婚”按彝族人的说法,是祖祖代代传下来的,男方抢亲是对女方家的一种尊敬,说明女儿不是嫁不出去。第五,抢,是武力征服的明显表现,和以强凌弱,和野蛮粗暴,和愚昧迷信一样,是受文明局限的落后表现,是和政治文明、经济水平、社会文明、科技水平、婚姻观念等相对落后而造成的婚姻模式。

### 三 抢婚文化的主要模式

抢婚产生之初,是原始朴实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私有制产生以后,买卖婚俗流行,人们在婚姻问题上认识的提高以及伦理道德观念的演进,发展,抢婚已逐渐丧失其原有的内涵,而注入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特征。从我国古代这一婚俗的发展衍变情况考察,它大致可以分为五种模式。

1. 原始型抢婚。这是一种观念上的抢婚,没有野蛮的掠夺行为,也少有经济和财产上的诱因。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女抢男当属这种类型。当父系制确立后,从妻居制转变为从夫居,但母权时期从妻居的习俗在人们思想和社会生活中仍有较大影响,通过采用抢掠的形式达到从夫居式的婚姻。如广西河池县瑶族的抢亲即是;云南傣族抢婚也有类似意义。有些男女自由恋爱后,由于父母反对,不得已而采取抢掠的形式而成婚的也在内。傈僳族的抢婚事先约好其抢夺的时间和地点。侗族居住区的青年男女在结婚时,男方组织人力采用武力,和女方的队伍进行格斗,明火执仗地在夜晚进行抢亲。鄂伦春的“抢亲”仅见于寡烟再嫁时<sup>[18]</sup>(第325页)。

2. 财礼型抢婚。这是一种以财礼和财力为婚娶仪式而造成的抢婚文化。当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后,婚姻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也烙上了金钱的印记。婚姻需要一定数量的聘金才能成立,因而一些贫穷拮据的男人,无力支付这种“身价钱”,又欲成婚,不得已便采用暴力手段,强行掳掠女子与之婚配。这种通过暴力而达成婚姻的情况在古代是屡见不鲜的,甚至影响到社会的正常秩序,所以《唐律·贼盗篇》云“掠人为妻妾者,徒三年”,以后元、明、清各代法律均袭唐律,对这种婚俗严行



禁止。但是,由于掠夺婚在封建社会里有它滋生和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条件,所以在政府鞭长莫及的一些边远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依然传承至近代。景颇族抢婚中的“迷鲁”即抢亲,就是由于男方缺乏财力而强行抢夺而达到结婚目的。《中华全国风俗志》载近代江苏宜兴地区婚俗时也写道:“宜兴婚礼,最为繁琐,费亦甚巨。小户寒家多有年近而立而犹鳏居独处者,于是抢亲之事时有所闻。”聚居在青海民和县一带的土族,解放前还残存着抢婚这一古老婚俗。不过,要是小伙子看准时机,在日食或月食的日子里大女家抢婚,那么,男家既不要向女方交纳彩礼,也不需设宴摆席,更不用择黄道吉日,新郎新娘便可完婚。

3. 战争型抢婚。在古代部落战争中,每当一个部落战败后,该部落的成员即成为胜利者的战利品,妇女成为胜利者的妻妾。乌丙安在《中国民俗学》中提出“抢婚是古代氏族部落外婚时期用战争手段俘获妇女的一种野蛮的强制婚姻形式”<sup>[19]</sup>(第249页)。在《甲骨文字典》中,“妻”的释意有“上古有掳掠妇女以为配偶之俗,是为掠夺婚姻,甲骨文妻字即此掠夺婚姻之反映”。从我国古文字“女”即“奴”;“娶”原作“取”;“捕取也。”以“取”为“娶”正好反映了古代抢掠女人以成婚姻的事实。这种通过战争而得的婚姻又称之为“师婚”。师婚自产生后,历代均有发生。先秦史籍对此记载不胜枚举。如褒姒就是周幽王征伐的战利品。秦汉以后的各个历史朝代,这类记录也不绝于史。《新五代史》载:后唐明宗掠平山,得王氏母子以归,即宣宪皇后魏氏也。元朝时期通过战争掠夺女子为妻的风俗更加普遍,成吉思汗的祖先、父亲都曾为之,成吉思汗的妻子也曾被其他部落掠去为妻。《明史》载:明宪宗于征蛮胜利中,获纪氏后册为淑妃。清代,“清高宗平定新疆回部后,纳某酋长妻香妃入宫”,这类因战争而产生的抢掠婚,一般是按其身份、军功、等级而获取不同的妇女,与掠夺战败者财产同时进行<sup>[20]</sup>(第215页)。

4. 政治型抢婚。抢婚文化具有跨越民族、国界的政治性,如氏族内禁婚时就有的氏族外抢婚,历史上的和亲政策,封建官僚贵族及世代豪绅,经常通过政治型抢婚达到其目的。这种婚姻注重的是政治而不是感情,并且把婚姻作为一种工具,根本没有尊重青年男女的真情实感,有的具有一定的阶级压迫性,有的具有一定的权利竞争性,有的具有一定的金钱奴役性,反映了一定社会历史时

期家族观念、政治欲望、权利欲望、金钱欲望、等级欲望等对人们思想的异化,尽管有些政治型抢婚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如汉族统治者同周边少数民族的“和亲”政策,一些少数民族部落之间的政治联姻等。

5. 模拟型抢婚。在一夫一妻制时代,许多抢婚现象作为一种习俗被保留下来,并经渐渐演化成为一种嫁娶仪式,只具有模拟和象征意义了。如《老学庵笔记》卷四载,苗族有“嫁娶先密约,乃伺女于路,劫缚以归,亦怒争叫号求救,其实皆伪也”。云南的景颇族、傈僳族、哈尼族、普米族中,都流行过模拟抢亲习俗,多数发生在男女青年恋爱成功以后,通过模拟抢亲完成婚礼。现存的抢婚习俗,事先已经得到女方默许,有男方邀伙伴伴作抢亲,事后议定聘金举行婚礼,也有以象征性的抢婚作为婚礼仪式的,这也是抢婚习俗的残余,反映了抢婚文化的深远影响。

[1][10] 韦启光、朱文东:《中国苗族婚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

[2] 李兰芝:《周易与卦象》,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

[3] 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

[4][20] 盛义:《中国婚俗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

[5] 牛志平:《唐代婚丧》,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

[6] 叶涛、吴存浩:《抢婚风俗争鸣录》,《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第54~58页。

[7] 仁钦道尔吉:《论抢婚型英雄史诗》,《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3期,第64~68页。

[8] 阿顿·华多太:《循化藏区抢婚习俗》,《西藏民俗》2001年第2期,第51~55页。

[9][18] 龙生庭:《婚俗趣话》,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8月。

[11] 舒燕:《论猿猴抢婚故事的演变》,《中国文化研究》1998冬之卷总第22期,第64~70页。

[12] 董化琪:《试论社会变迁与抢婚习俗的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第56~58页。

[13] 李大龙:《斑驳陆离的婚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

[14]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2年。

[15] 梁景时、梁景和:《中国陋俗批判》,团结出版社1992年。

[16] 蒲生华:《河湟汉族婚俗中抢婚文化的“遗留物”》,《青海民族研究》2005年第7期,第55~60页。

[17] 王建章:《初论湖南民族地区婚俗的原始性特征》,《常德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第60~62页。

[19] 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49页。